

138
2
169

小學雕題

中井履軒著
河野春颯批評
市村元貞訓點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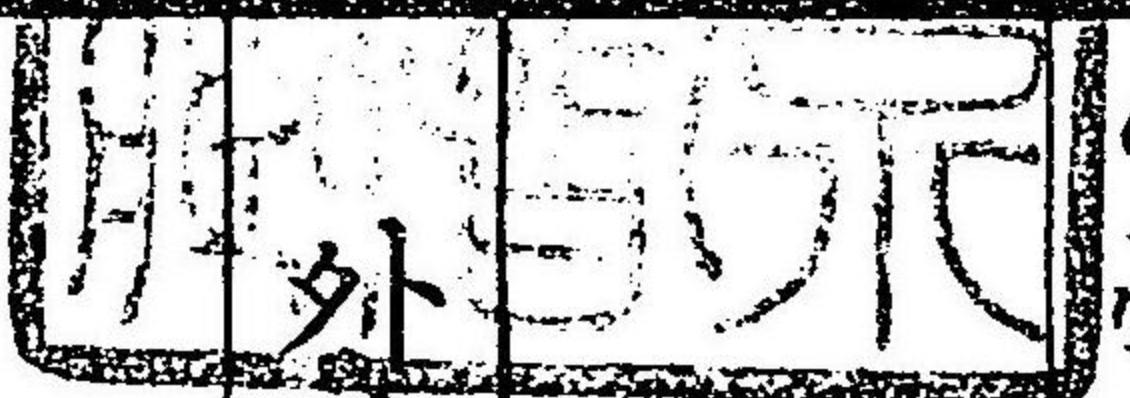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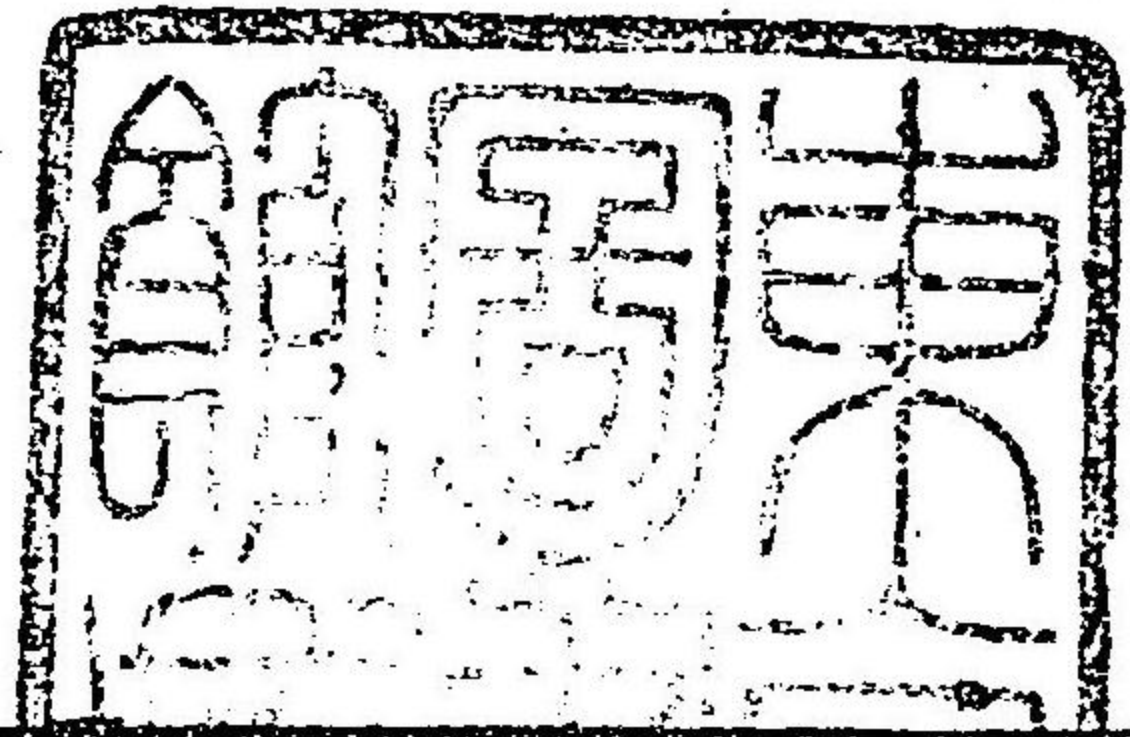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二册	一六九號	三架	二九函	和書門 儒書類

小學雕題卷之下

據陳選句讀

中井履軒著

河野春颿批評
市村元貞訓點



外篇

有物有則

此四字自詩經
來而仲山甫令
儀令色即是則
也就原文熟思
則可推考未必
侯諸說

物謂耳目手足之等則如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
容直之類故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諸因此而推可

也奮解非不美但稍有失窾者

胡說拘甚

凡言之本乎物則民彛者嘉言也

小序引詩之意是以嘉言善行充懿德故嘉言即懿德之言也善行即懿德之行也此註必以物則為言似隔一層

嘉言

廣立教

叔敖楚官名註

叔敖即孫叔敖也孫叔疑是族姓

名艾註

艾一作艾獵

慈母之愛

愛疑當作教

畫虎不成反類狗

一齋曰鶴鷺一
韻虎狗一韵

使今人作是書其心曰畫虎不成反類貓也今之家

貓漢代無之蓋唐代肇自夷中來也詩有猫有虎礼

八蜡迎猫是野猫食田鼠者非家猫說文曰猫狸屬

勿以惡小而為之

賈誼云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小而無傷

悲歎窮廬言才不廣學不成則不能仕官老死陋巷也

秩職也註

易繫辭曰小人
以小善為無益
而弗為也以小
惡為無傷而為
也才不廣拘矣蓋
意違時去耳

秩序也。謂高卑之等差也。

鑑照也。注

鑑以為鑑戒也。

以言而是非毀譽人。

毀譽不必過實者。但比是非較重耳。

籛條戚施

籛條喻被奉承者之驕亢。戚施奉承者之卑屈。喻

賦命有疾除

歐陽永叔與姪書曰。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

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冠裳。當思報效。

一齊曰。籛條戚施。猶俳優侏儒。本以承奉為事。為人所玩。戲者好承事者。初玩戲彼而究為彼所玩。戲而弗之知也。故古人疾

之

一腔熱血。自是動人。何等渾厚。何等誠實。

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在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

按此真戒勅矣。如范質者。陋矣。

上品中品下品之人

一齊曰。人氣質有上中下。猶韓氏三品說。

是三品。是就氣質上為之等也。若上智下愚之不移。專指氣質與此。意同。但所謂下愚。全然蠢愚。不辨菽麥者。乃占上知對。世間希有者。康節是語。雖不於論語。而論聖愚處。稍不同。先儒解論語。皆康節之意。失夫子立言之意。是不可不知。

陳說對人而言
太陋不足据九
在陷奇禍罹奇
難不自悟者卒
皆非樂禍之使
然耶

日用奉養四護
誰復謂之非有
恩

樂禍樂人之有禍也註

樂禍謂自安於危也、小人為不善方在敗禍之中而不自悟反以為得矣、是之謂樂禍也、註謬、

惟日不足

日不足猶不給也、為之未及終日既先設也、是謂所為之事多非其心以為不足

有恩云々有別云々

有恩亦在平日說不必待貧窮死生而後見、有別不須解注稍拘

讓路云々讓畔云々註

讓路只是人人相讓也、不必論少長輕重、

讓畔謂彼此相推而與焉、不特不相侵奪、

廣明倫

存謂行之久而不廢也、

存猶言立也、註拘、

為人臣

為人臣、據當時立言也、如古礼年二十未責臣、行也、

正是學臣行之初矣、

父母之喪既虞

所謂日中而虞者、葬日之日而虞、不待明日也、舊說

存保存之義未
必費辭

上字礙目未必
言本是戰國風
習之所存

於客斯皆上之風化人習為俗也

皇考治家

柳開父承翰仕柴周至監察御史

仇敵仇讐相敵也注

敵亦仇也註滯甚

擇其善柔

彼此皆善柔矣恐不當因一言加怒氣怒氣不可謂

善柔是行文粗處

善柔謂温和一邊者且善柔二字未有諂媚意註並

謬

善柔基于論語
季氏篇末

同僚之契

皆好事也然恐啟朋黨之端未必無弊

舊舉將

弇州師說曰辟之則為舉主吏之則為府主舉將蓋

併舉主府主言之交承謂同職聯事上下統攝承受

者非新舊之謂

授之以事

本註事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

廣敬身

董仲舒曰

何氏曰通典秀
為舉將服議
舉將乃舉官通
稱交承二字復
軒翁說是

本書上有臣聞之語則仁人云々引古語也非仲舒之言

一齊曰義訓宜利亦訓互互於理之謂義宜於身之謂利

正誼有時亦有無利而有害者明道亦有無功者唯仁人所行在誼與道而已矣初無計較利害功效之心也註未嘗豈必二句失之

遜思邈曰

淮南子云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知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

朱晦菴曰膽大是千万人吾往處天下万物不足以動其心貧

思邈改志作膽未是也按本傳又改行作仁曰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云々其言皆龐雜無章朱子蓋節

取其要也不如舉淮南之舊

從善從惡

善惡以目前所做而言不必討其來處作說

不枉百步不失一段

百步一段指總身之總計

悟悔悟注

悟字不帶悔意

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注

上下兩字以遠近淺深難易高卑言耳不當以判天人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只是畏敬之謂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々兢兢臨深履薄是也然孫語較之淮南子所謂化玉為鉛者

一齊曰一段謂一家所受別為一區者蓋沒言非定數也

周氏曰安肆日偷

周說滯甚

其視箴曰

其視箴舊本無其字宜從下並效此

得於天之正理注

天性猶言天稟也未可指為天之正理

自然非禮勿聽也

是句亦用工之語註自然二字外

欽哉訓辭

訓辭者指經文非禮勿言非指上文

朱子曰四箴者
旨意精密所謂
一棒竹山曰一
捆一掌血者

動箴

動箴誠思守為分心動身動兩項並說下其意精細
然若孔子本語只專在身之動作而言未嘗及心之
動靜是則不可不知

習之久而與氣質之性俱成註

習性二字皆外

聖賢同歸

聖賢同歸言能若是則我亦與聖賢一歸也

葉氏云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

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恕已

恕字與韓子所謂取于人廉故自取廉々字同一般推考之則彼我兩項判然

人之為不善往々自言曰我方有如是之事則此未足為惡曰眾人皆然此未可答曰我年少曰我貧賤遂以不善之事為己之分凡是之類之謂恕已也蓋恕字有原情宥過之意唐宋以來為熟套其與經典中字義不相符何深論之朱子欲以愛字易之大失語氣

又按恕字分明用時俗語唯古人亦有如是用者潛夫論云君子之人論彼恕於我乃與范公之意合貴賤壽夭

壽夭與氣象不相干

然諾必重應

應即踐矣不當作兩事

見善如已出

善惡如已並謂物我無間也註大謬

子孫衣食別無調度

本傳孫作第

別無作無別其他亦多不同

調度謂器服諸供養之物

都猶居也

都統也

先意承顏

註道迎善意及吳氏養志養口體兩項判之並非且養口躰厚非矣辭此援引失倫

謂自沮喪其暴悍之氣注

恭然沮喪與瞿然自失語意正同不必言喪其暴悍之氣

施無不達

達至也

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汚

多為之為亦是平聲如是之處古來註家未嘗有音去聲者唯此一處陳氏音註精細据其例亦無音去聲之理盖偶然之誤耳集成此無音得之

散汚經書實累大德注

散汚累德不必經書累德與百行之一相反註拘言為不周徧實則外倫理

言為與上文自謂之意同謂之為無不周徧也葉氏云自謂性周法界實則外乎人倫物理

藜草盛白注

藜榛通木叢生也

善行

實立教注

風者上所化注

風字原自上者然熟用風俗二字只在見成習俗而言不可据古義作說此條風俗賢才兩平不可論本末

此宜入嘉言篇不知何故在善行豈欲學事相比例與

看詳學制

亦宜入嘉言

一齊曰看詳是看閱詳審

延待也注

延招來之意與上文延聘之延同

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

是條以致知誠意灑掃三者為近小以知止平天下

窮理三者為遠大各不相干只為三平語可也註纏

繞大失本意

循々有序

序字兼始終非特大學

實明倫

備徑險阻

一齊曰自致治而至於知止自誠意而進至於平天下大學明道別有定本而其功夫次第如此與文公定本同有補傳者不同洒掃應對下學之初究理盡性則上達之極究理是究理於義者盡性是盡其性以盡人物

之性

險阻謂九難苦困厄之事非特道路之難

貧窮裸跣

貧窮本傳作窮貧

薛苞

薛苞一條後漢書劉平傳序注華嶠之辭

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

既者只汎舉其後事之辭不可作喪闋看

弟子謂其弟之子也非二人

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

是時司馬師為大將軍統國權而弟昭為安東魏嘉

平四年吳諸葛恪敗魏師于東興本傳敗作沒

郡國舉曰辟

辟郡國之召也非舉

山南曾祖王母

新唐書無祖字

如新婦孝敬

据唐書如新婦孝敬以上是夫人之祝辭矣則崔以

下是玼之評語已

熊氏曰注

熊說腐

稽顙叩頭也注

稽顙與叩頭不同

繼以師旅

師旅猶言戰鬥也人數之解失當

袒括之日

袒脫衣露肩不特露臂

行次同州

次舍也過信曰次

田蚡為丞相

古禮士大夫相拜秦漢以後拜禮益重以九卿拜丞

相大將軍乃為過恭諛禮也

陛下內多欲

多欲所色廣矣宮室聲色皆在其中不特征伐神仙

輔德而弼違也

輔弼一意不當分屬德違

最後嚴助

史記最後下有病字漢書削之非也

孟賁夏育皆古之有力者注

二人皆古之勇者不以力名

踞廁視之

真氏已有此說云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征伐好色色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多欲者也

陳註之謬每々如此陋莽甚矣

一齊曰踞躄也
廁是溷廁今按
覆軒說赤子穢
器非不可燃鑿
蓋王候之溷廁
不可尋常視之
雖我朝亦然乃
溷廁說可據

孟康注武帳則
置兵衛帳中亦
可從

廁虎子之類以受糞者也世俗赤子穢器正是故得
踞焉以見人乃石君之子建取親中帶廁踰身自浣
滌即是物陳選解廁踰為穢器胡不相援據如淳曰
廁溷也豈亦是之意耶若以為平常之溷廁則亦遠
於人情

上嘗坐武帳

武帳講議武事之室註謬

制曰可也注

制曰語大

重去聲注

重為平聲屬上文

史氏紀事原其始曰初此節取其事而失刪也

是條紀高允之事也未有恐負翟黑子一語故先舉

黑子一節為之張本也故以初字起之仍是史氏原

始之法矣陳氏謬為平序者欲刪初字謬矣

吾自導卿脫

脫與下文為卿脫死之脫同

劉氏曰高允告黑子之言

劉說腐甚

高允慷慨義烈之士也忱直信義則有未可以醇儒

此條主記高允
之直信以語中
有恐負翟黑子
故先叙其事以
初字起之

竹山曰廢或見
原是導黑子以

理之或然者僥倖之機僥倖倖倖行險者首實理之當然而万死中非無一生路黑子惶惑唯欲免一死既舉首實與姑諱之兩端問之故高允告以理之所有耳但其罪既重而生不可必故或之語意俱得其當矣恐負黑子是高允不自夸大之美意前日偶有黑子之事故退托以為此故爾其退讓之衷可見焉劉

氏兩取以為史筆不可信者何為誤之甚

目焉今是言與其人正相當劉氏所嫌近於僥倖與有所為適所以為允而無責者乃以為史筆之鑑不亦誣乎

取應

宋趙崇憲淳熙中以取應對策第一後復以進士對

策擢甲科

取應又曰應取蓋如言舉

姨兄

姊妹同出曰姨

紕以箴注

紕說文云機縷也類篇云織也未有以為箴功者也內篇織紕註云紕布帛之屬宜從

先生以年注

先生以學者之稱也非以年

鹿車可容一鹿者注

以人曰鹿車

斷髮為信

三國志註髮下有以字

冀其意阻

三國志引此阻作沮

何辛苦乃爾

三國志何下有至字

有姑自在室

自在本傳作獨在集解本從之

鼓舞呼課也注

鼓課擊鼓而呼課也註誤

袞亦無恙

無恙猶無他也

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深也

知本傳作疑無能字

万石君尚無恙

恙病也然無恙者存之謂也猶言無他也非必無疾
病

中裙中衣注

中裙若裳而在中者尤近於身俗云禪子是也非中
衣

相與娛樂

漢書相與作與相

尚有幾斤子孫冀置田宅

漢書幾斤作幾所

冀作幾置作買

苦居畝畝

畝畝之畝與畝澮之畝不同

九田一畝三畝下曰畝高曰畝其實一畝之中而三

畝三畝廣各一尺

陶淵明

張續云先生作孟嘉傳及祭程氏妹稱淵明至元嘉
中對檀道濟始稱潛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俱字元
亮南史稱潛字淵明非也

董生行

是詩賦也不帶興意

躑躅欲前而不前也

為搢紳家楷範

搢紳插笏於帶也

步履以隨

屣曳屣也屣無係帶如今之草屣

共一牢食

本傳作置一槽共食牢蓋槽之譌

實敬身

一夜十往退而安寢

十起稍有自勉意不起有放下意並是外面至寢不眠是內情自有淺深不能自掩

十起不起先是會有此事也病應不同時應不同不必以十起不起作避嫌可也

雖居倉卒

本傳衣作服集成本從之

爛汝手乎

本傳無乎字

愛好人倫

人倫謂裳獎士類

與竹山說同

以荆楚為國之西門故閩外

閩外指將帥之任而言荆州在方面而刺史者任兵馬之重故稱閩外耳非以荆楚比門為言也

正其衣冠攝其威儀

晉陽秋下其作以

亂頭養望

熊氏云養望今依通鑑本作跣足

不顧前後 畏避退怯 如懦夫然

本文不顧作勇不顧怯作處懦作法

廩軍食

廩稟同謂支給之

食儲帑藏

帑指布帛之類非庫名也帑藏乃是藏布帛之庫

王涯

涯雖畜吝而其言豈皆失當人固有明於此而昏於彼者各得於性之所近涯性畜則知妄費之為不可也必明矣故君子不以人廢言熊氏托辭之說不可從

地黄酒

地黄酒蓋真毒於地黄酒之中也地黄酒臭色易混

非清酒之比乃是用毒之便耳恐非詭稱且毒不必醜

發解南省廷試

解是解送之意

南省蓋指禮部所試廷試即殿試御前親試也

聲伎游宴後

聲伎謂歌舞俗樂

誠而已前

是章是不善雖小不敢為也註誠而已未得其解

治心收其放心也註

掣肘矛盾一見
家語一見韓非
家語云宓子賤
單父宰請君之
近史俱至官令
史書方書輒掣
其肘書不善則
從而怒之韓非
子云人有鬻矛
與楯者譽其楯
之堅物無能陷
也俄而有譽其
矛之利物無不
陷也人應之曰
以子之矛陷子
之楯何如其人
不能應也

治心不特收放心總是心術之工夫

掣肘矛盾

掣肘矛盾並用古事為言也註只就字面作解不通

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

是禪子頓悟之窩穴吾不願聞也

君子非黃白不御

五色本無貴賤無邪正先生之法服五色無不服也

孔子唯不服紅紫而已文中子隱逸之人儉約自牧

因黃白其服而不致飾可也然其言曰君子非黃白

不御則自作律令也是文中子之偏見耳後人或欲

奉文中子之律令者亦惑矣

儉潔之外注

長物所服之外多蓄副也註儉潔之外大誤

黃白麻絲自然之色注

黃亦染造非用生色且生色亦未可謂黃

是條小學書不當采入或存上半截而削下二句可

也

布被之譏

布被燕服之上衣也非臥被即臥被外人何因知之

未嘗不置酒

宋代置酒多用獨杯無獻酬

矯拂

矯仍是矯揉之意與拂異

擊節嘆賞

擊節後說為優但擊為節拍案拍掌擊壺擊膝皆是
不可就器物一偏說

小學雕題卷之下終

明治十五年一月廿五日出版御届
同 年二月刻成發兌

定價四十錢

批評人

大阪府士族

河野春颯

大阪府東區備後町壹丁目四番地

訓點人

平民

市村元貞

同府北區松ヶ枝町五十番地

出版人

鹿田静七

同府東區安土町四丁目廿八番地

同

柏原政二郎

同府同區淡路町三丁目廿三番地

同

柳原喜兵衛

同府同區北久太郎町四丁目十四番地

138
2
169

